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六十六回 紅錦鞋袖裡攜來

詩曰：欲向望仙樓處幸，忽逢衝輦二宮娃。張惶戰遺羅包，袖裡乾坤得繡鞋。

話說梁丞相一命大敵重門，早已一遞一報地傳入內堂。梁夫人正與長婿裘翰林在那裡坐談。

一聞傳報好驚慌，立起身來就出堂。一面令，開放重門迎寶輦；一面令，報知小姐在蘭房。容失色，意匆忙，提步如飛繞畫廊。梁氏夫人驚且悸，嚇壞了，多才翰苑小裘郎。

啊唷，怎麼說？保和大人酒醉昏迷了！

平時暢飲極風流，詩酒娛情一醉侯。敢是病來精力減，當不得，玉紅春酒這三甌。裘郎隨著夫人走，早看見，翠輦扛抬進裡頭。

話說梁夫人與裘翰林迎著寶車一齊叫：抬到弄簾庭去！抬到弄簾庭去！

夫人隨著寶車行，裘翰林，飛步當先駭更驚。前後燭光如白晝，亂哄哄，一群擁入弄簾庭。人擠擁，寶車停，燈燭分開似火城。僕婦丫鬟先報進，嚇壞了，素華小姐鄙夫人。

啊唷，不好了！老爺怎麼了？

一壁驚來一壁趨，香魂飄渺汗沾衣。只嚇得，芙蓉臉上紅霞淡；只嚇得，柳葉眉梢翠黛低。慌促促，素手親抬挑翠；淚盈盈，眼梢先自映玻璃。容慘淡，意迷離，微轉柳鶯叫老爺。

啊唷，老爺呀！甦醒！

好好趨朝拜聖顏，為甚麼，這般光景醉抬還？玉紅酒是如何物？莫不有，鶴頂相和在裡邊？景氏夫人忙走進，蹙著眉，叫聲小姐莫亂言。休著急，免愁煩，且向沉香榻上安。待等鑾車抬出去，我們好，相呼相喚大家觀。裘郎站在大門外，指揮著，抬到沉香榻臥間。平日納涼多適意，擺著的，現成枕罩不須安。齊擁著，共圍觀，扶者扶來攬者攬。扛著明堂安了枕，抬出那，寶輪車子給宮官。將軍內監都回去，這壁廂，梁相親身進裡邊。

話說內監們與李將軍回宮復旨，梁丞相就進弄簾庭來。於是康老封君，孫氏太君，並王柳姨娘，都得知了消息。

大家驚得好慌張，亂紛紛，都出園廳燕賀堂。擁進弄簾庭一座，還隨著，書齋放學小元郎。容慘淡，意恹恹，圍定沉香臥榻床。不暇堂前全見禮，一個個，相呼相喚鄺明堂。梁丞相，默默無言愁滿面，沉沉低首看東床。景夫人，手扶繡枕呼賢婿，淚下胸襟動苦腸。康太翁，跌腳連聲稱不好，驚魂無定色悽惶。孫太君，愁眉苦臉妝未整，相國親兒叫得忙。王德姐，嬌嫩臉兒憂鬱鬱，多情俏眼淚汪汪。柳柔娘，汗沾薄袂香肌冷，眉蹙春山翠黛長。裘仲儀，心感恩師真真切，情關僚婿還相望。小元郎，推開嫂嫂挨身進，口叫哥哥靠枕旁。惟有素華梁小姐，急得個，一雙纖手抱明堂。

啊唷，老爺呀！

你莫昏沉快醒來，看看你，素華妻子在床頭。身強體健才銷假，為甚麼，一霎昏迷閉兩眸？大事般般都來了，你休將，一條性命醉中休。

啊唷，爹爹母親呀！

公婆均在好商量，畢竟調停有個方。袖手看他難濟事，必須要，救他一命就還陽。素華小姐言完泣，哭得個，榻畔諸人盡慘傷。梁相說，傳請醫官當看視，料來醉酒尚無妨。夫人說，雖然昏睡多因酒，中暑須當也要防。康公說，醉死之人還可救，不須用藥用偏方。孫氏說，井泉涼水洗頭髮，熱豆腐，遍貼心中就轉陽。德姐說，妾也嘗聞鍋蓋水，灌他一盞即安康。柔娘說，快將井底泥塗目，叫著他，病者名兒便起將。仲儀說，井水并泥休要用，倒是那，曬乾百草一良方。元郎說，哥哥辛苦勤勞甚，由著他，睡片時兒也不妨。正在榻前慌亂處，早看見，親隨榮發入迴廊。

啟太師爺：小的回來了！

相爺此刻可安寧？一醉昏迷醒未曾？聞得朝廷傳下旨，就差那，御醫院裡各官臨。此時武憲王爺至，更又嘉齡侍講們。都不乘車和坐轎，騎著馬，親隨只帶二三人。進廳已獻茶三道，卻說是，恭請金安特地臨。榮發稟完廊下站，梁丞相，回呼裘婿你陪賓。

啊，惠林賢婿，你去陪坐陪坐。

老人還要等醫官，救醒明堂合眷安。你去相陪廳上坐，謝一謝，嘉齡侍講與亭山。惠林答應回身出，想了想，頭上烏紗軟翅冠。迎出廳來忙見禮，老皇親，上前扯住急開言：

啊，小裘公，貴連襟鄺大人怎麼樣了？

小兒曾遭聽差官，稟請明堂相國安。方才保和傷了酒，不知道，此時甦醒未曾安？芝田病好身體軟，這件事，孤尚相瞞未與言。他事老師如事父，聽了此信必憂煩。因而不向他明講，親道府衙一問安。這位孟公同此意，也問候，保和鄺相可安痊？嘉齡侍講躬身立，他拉著，年少惠林問再三。

啊，裘兄，鄺大人甦醒了麼？

因聞相國已趨朝，恭請全安走一遭。不意大人醉了酒，這時候，未知沉醉可全消？皇爺侍講齊相入，裘翰林，細把明堂醉態描。此時在床猶未醒，又多蒙，君侯侍講這番勞。嘉齡聞聽容顏變，武憲驚疑魂魄銷。又不好，坐在相廳伺候信；又不好，直趨內室去觀瞧。裘郎雖則相陪奉，看他那，面帶憂愁心甚焦。伺候堂官人不少，也都在，交間接耳語滔滔。相辭只得回歸去，裘仲儀，送出重門呵著腰。侍講皇親俱一拱，大家跳上錦鞍轎。這邊翰苑裘郎進，又看見，報事司閫向裡跑。

啟姑爺得知：有四位御醫奉朝廷密旨，看視鄺相爺。

俱各如飛跑馬來，請爺陪入莫遲挨。裘郎答應忙迎接，抬動朝靴急下階。陪著御醫同走進，一聲傳報響雲牌。堂中合眷多迴避，惟剩下，康老封翁梁相台。御院醫官齊見禮，然後到，沉香臥榻這邊來。觀面色，動疑猜，診脈無聲口不開。看過明堂齊立起，都向著，文華梁相笑盈腮。

啊，文華老大人，放心，放心。

脈氣和平中暑非，這不過，難勝酒力故昏迷。況兼其，鶴觴遠來東西域，自然那，迷術奇方製造邪。相國明堂身體弱，怎禁得，三杯異酒毒如砒。熏骨髓，發昏迷，是以沉沉醉似泥。不必開方和下藥，醫官有，生乾半夏用些微。任他急症多能治，吹進伊，鼻孔之中即醒起。丞相梁公心大喜，慌忙舉手謝諸醫。

啊唷，好極了！好極了！

諸公就此展高才，救得明堂醒轉來。半夏細研吹鼻孔，諒然無疑可寬懷。醫官應諾連稱是，就在那，佩帶青囊取出來。指甲輕輕挑少許，吹進了，鼻孔之中果奇哉。只見那，風流相國側烏紗，吹進了，半夏些微法果佳。漸漸地，媚眼微開含遠水；漸漸地，朱唇半啟露銀牙。漸漸地，雙眉柳葉舒春黛；漸漸地，兩頰桃花退曉霞。呼吸處，氣馥幽蘭桃口豔；欠身時，展舒玉藕紫羅遮。微動展，將蘇復睡眸仍合；半昏沉，似醒還眠體半斜。御院醫官齊告退，喜壞了，少年翰院一文華。

啊唷，妙呀！果然有些意思了。

諸位先生伏聖君，侍鄺公，明晨叩闕謝恩。黃金幾兩鄺相謝，保和君，體若安痊再補情。四位御醫多喜悅，謝辭梁相就回身。裘郎送了醫官去，這一邊，內眷紛紛閃出屏。個個都誇真秘法，人人盡說好醫生。圍榻畔，列床橫，喚婿呼兒一片聲。康老太

爺驚變喜，說一聲，謝天謝地謝神明。

啊唷，好了，明堂有些甦醒了！

老伴安人你過來，替他，把雙靴脫下放塵埃。腰間玉帶皆寬去，身上朝袍也解開。涼爽些兒煩自退，好待伊，欠伸輕便轉身。太君答應忙忙進，梁素華，飛步金蓮搶過來。

啊唷，婆婆，脫不得的！

生來情性甚稀奇，他總是，自己穿靴與脫襪。素嫌別人寬褪下，一日地，煩煩厭厭不歡喜。雖然是，婆婆不怕他嗔怒；定埋怨，媳婦明知怎脫撫。才得好些休動他，身上的，朝袍未退也由渠。待奴退下腰間帶，明堂就，動展輕鬆睡亦宜。梁氏素華真惠點，她便去，挨身遮住保和軀。自家坐在床沿上，撫摩著，鄺相酥胸與玉肌。孫氏太君難以強，康公微笑捋鬚鬚。科頭赤足誠何礙，又不是，羅襪弓鞋女子軀。既說明堂生性執，且由他，少停醒後脫雙鞋。康公言訖先辭出，只因為，親母夫人在坐隅。梁相文華同出外，又向著，素華小姐語低低：

啊，女兒，明堂已甦醒之狀，你也不須愁慮。

好生看著你兒夫，他已是，欠欠伸伸醉漸蘇。細細鳳團茶一盞，好待伊，解醒消渴潤乾枯。北窗習習新涼入，我看來，蚊帳須懸薄薄羅。酒醉之人風易受，少停感冒卻如何？夫人你可陪親母，同在堂中伴保和。不必團團圍臥榻，就是這，贊煌燈火豈宜多？別炬紛紜都撤去，只點著，紗燈十二亮如何。夫人小姐齊聲說，梁丞相，步出華堂下玉坡。孫氏太君同坐下，兩姨娘，放心也覺展雙蛾。丫鬟僕婦排班站，獻上了，一道春茶浸碧波。景氏夫人呼擺膳，方才是，大家驚得已糊塗。堂中於是排家宴，頃刻間，美肴佳珍列綺羅。親母大人雙對面，下坐著，柔娘德姐兩姪娥。元郎請往書房去，梁小姐，不肯加餐伴保和。看著他，微吸微呼通七竅；看著他，半開半合動秋波。忽然榻上翻身轉，欠伸吟，口內含糊向裡呼：太后娘娘呀，微臣領宴已沉醉，就此相辭聖駕還。明日趨朝當叩謝，望娘娘，天恩准出宮間。保和榻上糊塗語，倒驚得，在坐諸人駭更歡。

啊唷，好了，好了，明堂我兒，保和賢婿，甦醒了麼？

梁相夫人笑滿腮，太君孫氏大開懷。柔娘德姐都歡喜，一個個，撲近沉香臥榻來。梁氏素華心始放，笑融融，春尖捧住鄺三台。換粉面，貼香腮，燕語鶯聲喚醒來。鄺相床中神氣定，慢慢地，一雙俏眼已睜開。心大駭，意渾呆，如醉如癡坐起來。左顧右瞻驚欲絕，思前想後好疑猜。看了看，姪妻岳母圍床畔，僕婦丫鬟繞榻排。按了按，金襪烏紗前面叩，貂蟬翠翅半邊歪。理了理，朝袍紫袖都皆皺，玉帶金魚褪下來。登了登，綾襪寬鬆如解帶，朝靴落地似無鞋。魂魄散，胸兒呆，按定前胸問起來。

啊唷，岳母、母親大人、兩姨娘：

我憶趨朝把假銷，皇太后，要將大士畫圖描。遂於內地清風閣，寫了幅，送子觀音石素綃。畫就已經呈御覽，太后又，要題詩句並酬勞。三杯酒賜珠簾外，我竟是，地轉天旋宇宙搖。

啊夫人，你知道的：

下官天性愛杯中，平素之間量最弘。一飲百杯毫不醉，賦詩射覆極從容。豈知病後精神減，竟弄得，甜酒三杯力已窮。頭暈眼花迷肺腑，神昏體倦失儀容。寫不完，七古絕句新詩律；出不得，萬戶千門太后宮。龍意朝廷欲放我，老娘娘，留眠暫在水閣中。畫圖一章如何了？以後我，怎樣回歸自院中？

啊，岳母、母親，這時甚麼時候了？

沉醉糊塗那樣腔，不知道，怎生得出內宮牆？母親岳母大家等，因甚的，盡皆著急與恹惶？鄺相且驚還且問，倒惹得，大家歡笑滿華堂。

呀！你看他被人這般著忙，還不知真個是醉裡夢裡也。

七言八語亂喧嘩，一一從頭告說他。怎麼樣，宿衛將軍來護送；怎麼樣，寶輪車子送還家。怎麼樣，大家震駭聞傳報；怎麼樣，欽命醫官到相衙。直說到，立效奇方吹半夏；直說道，黃金為酬謝醫家。明堂聽罷其中故，只嚇得，膽顫心驚恨轉加。

啊唷，不好了！我怎麼醉得這般光景？

由著他們擺佈來，橫拖豎拽與扛抬。若非聖旨天恩重，這時候，醉死深宮未出來。

啊唷，怪哉！我敢是吃了蒙汗藥也？

一邊驚咤一邊言，立起身來下榻前。兩腳方才登著地，只覺得，朝靴襪褪已俱寬。更面色，變容顏，進退伶仃步不前。心內驚疑仍坐下，梁素華，舉舉素手捧茶盞。

啊，老爺，請用一盞解渴清茶。

沉醉初醒口必乾，飲一盞，鳳團細茗解餘醒。光窗修竹新涼好，就在這，小榻沉重且一眠。年少三公微點首，接了茶，擎杯不飲不開言。心忙亂，意憂煎，腹內孤疑有萬端。景氏夫人康太太，看著他，這般光景問連連：

啊，明堂，你心裡覺得怎麼？

敢是身中不甚宜，因而默默少歡愉。茶解渴，應已餓，稀粥拿來可用些。傳諭廚司呈小菜，緩緩地，進些飲食最相宜。明堂相國聞聽說，勉強躬身案畔移。

岳母、母親，都請用膳，我也沒甚不安。

宮中醉倒致抬歸，請自加餐恕不陪。今日受驚都為我，用了膳，放心安寢在慈幃。兩姨也請園廳去，代我說，晚省難來醉已頹。老父寬懷休記念，倒不須，親臨看我又回來。明堂言訖諸人應，康太太，手拍兒肩笑且推。

啊，明堂我兒，險些把你母親嚇死！

我也真真受了驚，這時候，三魂七魄始安寧。多承親母慰勸意，我實是，晚膳難餐要歇身。就此告辭回內去，明堂你，自家保重在房門。

啊，媳婦，你也驚壞了。

方才哭得好傷心，我也汪汪兩淚垂。今已平安無甚事，可同著，明堂寢息入房幃。太君言訖辭親母，王柳姨娘後面隨。景氏夫人相送出，梁素華，口稱安置繞廊回。

啊，母親，也請回房罷。

方才驚嚇可康寧？婿已平安母放心。景氏夫人言正是，我也要，回房完歇片時辰。女兒與婿早眠罷，有甚需時來叩門。小姐低聲稱曉得，侍女們，紗燈送去老夫人。這邊正欲回房內，只看見，康老封君促步臨。攜著元郎回進去，問了聲，明堂安否喜還驚。

啊唷，好呀，你已坐起來了？

方才醉得甚昏迷，此刻公然坐起身。甦醒轉來還好否？應該要，進些飲食以充饑。老夫驚得神魂喪，只道是，醉死天生中了砒。豈亦此時身大健，倒不料，病來如箭去似飛。康公喜得哈哈笑，小元郎，跑近前來扯住衣。

啊唷，哥哥，你起來麼？

剛才是醉又貪眠，睡得沉沉這等酣。我說哥哥辛苦了，因而竟，抬來抬去睡安然。兒郎言訖明堂笑，緩緩地，立起身來請父安。

爹爹受驚了，請安置罷。

孩兒酒醉已全消，只覺得，話說心煩口舌焦。一盞清茶如甘露，兒漸覺，精神爽郎快心苗。爹爹請轉園廳去，今日是，又受驚惶又受勞。梁氏素華含著笑，說了聲，公公枕勿心焦。太翁答應連稱好，就扯著，幼子元郎去路遙。梁氏夫人親送出，早看見，

紅燭前邊影迢迢。素華回入華堂去，就吩咐，僕婦丫鬟撤了肴。

啊，婦女們，你等休要伺候，都往兩廂用飯去罷。

我自親身攬老爺，就回房內去安居。你等飯後烹茶進，那些個，酒宴樽壘倒不須。相國夫人吩咐下，真個是，一呼百喚應聲齊。眾人都出華堂去，鄺丞相，立起身來把手攜。

夫人呀，了不得也！

今日真真大禍殃，看來是，深宮一醉竟疏防。綾帶散，襪虛裝，靴內何無履一雙？與你快些房內去，看一看，其中緣故此中詳。明堂言訖先移步，梁素華，忙款金蓮走進房。玉手輕輕垂了幔，扣金環，遮遮掩掩閉上窗。避著那，皎然明月來相照；更不消，閃爍紅燭列滿房。轉入紗窗忙坐下，鄺丞相，頓然背靠象牙床。夫人親動尖尖手，脫下來，粉底朝靴襪一雙。但見那，錦邊綾襪一拉開，腳帶紛紛散下來。拉盡白綾觀仔細，只剩下，一雙睡鞋實奇哉。明堂相國親觀見，只嚇得，魄散魂飛駭更呆。好一似，冷水滿頭澆脊骨；好一似，寒冰千塊抱胸懷。愁脈脈，桃花兩頰全消瘦；恨重重，柳葉雙眉慘不開。癡呆呆，一體四肢如土木；渺茫茫，三魂七魄赴泉台。真個是，不生不死渾無二；真個是，如醉如癡亂了懷。疊著腳，錦襪烏靴都撇下；低著頭，明眸秋水不能抬。恨一聲，無言無語情逾急；歎口氣，含怒含愁意轉哀。頃刻間，撩亂千端無可理；頃刻間，纏縈萬緒力難排。心神一動傷心血，櫻口中，幾點鮮血噴出來。急叫夫人擎燭照，梁小姐，又驚又亂又癡呆。只見那，白綾腳帶散床前，上沾著，滴滴鮮紅一口血。既失繡鞋驚已絕，又觀紅跡更茫然。上前抱住明堂體，小姐你，且把心神安一安。

啊唷，小姐呀，你是怎麼樣了？

嘔吐非痰竟是紅，你想必，心神傷動血來攻。快些閉目寧心思，抱定夫君不放鬆。收復精神安肺腑，再究那，紅鞋去跡與來蹤。素華急得芳心亂，淚珠兒，點滴都沾鄺相胸。少年三公魂渺渺，要開言，一聲咳嗽又吐紅。

呀！夫人，我方寸已亂，毫無主張，你把地下的物件收過一邊。

再把參湯取一卮，待我將，天君按定好支持。事情敗露休提起，最要把，心血精神來安息。梁氏夫人愁更急，白羅巾子拭紅脂。

啊唷，小姐，你怎生是好？參湯溫熱在此，快嚥了下去。

一邊執燭照明堂，一面相攬飲了湯。幾口濃參吞下去，早覺得，精神清爽不心慌。保和盤坐牙床上，梁素華，就把紛紛腳帶藏。然後過來陪著坐，碧紗窗，月光照影兩燭煌。風流相國盤雙足，合著眼，入定禪僧坐在床。心府衝融方才靜，暗暗地，前思復想細評章。

啊，據我想來，這件事好不奇怪！

我醉清風閣內眠，記得是，相陪只有兩宮官。難道他，偷將鞋子藏何處？難道他，脫我朝靴有意觀？既已把，繡履雙雙都脫去；怎又將，白綾疊疊繞依然？真奇事，實怪端，袖裡機關倒被參。

呀，正是！我早晨進朝的時節，

九重天子頗相憐，龍目頻頻帶笑看。面上帶些憂喜色，似乎是，幾番欲語又無言。恰逢凌瑞宮官去，就道是，太后娘娘懿旨宣。

俟到那時，我也竭力堅辭，原本欲薰沐後再描大士。

倔強宮官不肯依，務必要，召臨禁御急如飛。朝廷猶有相憐意，微微把，一語疏防點破餘。是我愚癡無主見，辜負了，聖恩洩露此中機。

咳，萬萬不該隨了內家進去。

走進宮中出外難，分明投入網羅間。三杯御酒如蒙汗，乃令我，醉死渾如赴九泉。

呀，正是！方才昭容等擎著畫絹出簾，

我在簾前正欲辭，昭容傳旨下丹墀。分明太后龍床坐，反說是，寢宮安居免拜辭。只此一端奇絕矣，莫非那，上宮太后有心思？

啊唷，是呀！聞得數日前，皇親府尹氏太夫人一早進宮，

多應去與女相商，為著孩兒忠孝王。一面請，寬限暫停迎喜事，一面請，求恩容驗鄺明堂。中宮聽了王妃話，必定求，太后娘娘做主張。天子甚明仁且孝，怎麼敢，抗違慈命護明堂！故差凌瑞宮官出，假說是，畫圖觀音像一張。借此酬勞三杯酒，就可以，脫靴驗看大排場。故而皇上頻流盼，沒奈何，放我隨宣入苑牆。憐恤初痊無限意，諄諄聖諭誠疏防。恨於一霎昏迷了，猜不到，太后宮中兩夾幫。狂藥三杯吞下去，只落得，一朝沉醉露行藏。

啊唷，我好恨呀！

女扮男妝出故園，三元及第即為官。轉升兵部為司馬，遂入槐廳掌相權。父子同朝難認識，胞兄睹面怕相干。公公只當同僚論，夫婿是，敬奉思師似父嚴。文武門生千百個，誰人不，垂眉承睫敬相瞻。真個是，九重聖旨恩逾格；真個是，百群嚴趨禮絕攀。休說那，強虜外聞應破膽；就是這，平人常見盡開顏。漫言品望無倫比，聖天子，畏憚風威也想冠。一日誤於三盞酒，好叫我，開門雌伏不能堪。

啊唷，罷了！罷了！業已如此，不必講它。但是，

中宮既驗將如何？輕輕放我出宮牆。怎麼不，追求女扮男妝事？怎麼不，究治從前已往詳？由著朝廷抬我出，中宮竟，絕無阻擋在昭陽？

呀，這也奇了！

長華本是女將軍，難道竟，如此心和與氣平？知我是她親弟婦，還肯教，朝廷抬輦出宮門？無此理，有深情，大抵昭陽尚未聞。

啊是了！是了！

決定先得報翠華，朝廷是，天恩特放我回家。故差那，權昌近侍隨飛馬。又著他，宿衛將軍護寶車。如此小心和謹慎，敢是怕，芝田打劫我回家？

咳！這也辜負天恩了！

這般鄭重卻緣何？處處留情幫襯我。今日婦人形容露，微臣也，此身難報聖恩多。

啊唷！

女子闖裝惟獨見，怎經得，朝廷御覽大荒唐？風流天子情偏重，又不知，袖裡玄機怎主張？

咳！所以命我明晨不必上朝，靜候九重諭下。

可知聖意有深機，禍福交關未可期。據我想來真不妙，朝廷的，私心定欲納為妃。

咳！陛下啊，這事如何使得？

舊定姻緣不得諧，怎麼肯，貪生畏死入宮來？九重聖澤徒憐憫，鄺明堂，一點孤貞豈敢衰？

啊唷，如何是好？

今朝敗壞已甚然，就有那，天大神通展手難。易服欺君雖有罪，毋庸議，憐才天子必恩寬。持貞殉節違王命，倒只怕，一息餘生保不全。事且這般無用說，我惟有，靜聽聖旨若何言。

啊唷，好生可恨！這總是芝田不好！

你是英雄大丈夫，況且又，封王拜相貴如何。怕甚麼，姣妻賢妾房中少；怕甚麼，舞女歌姬座上無。想甚麼，孟氏丞相原聘婦；現放著，劉家郡主美姣娥。及時行樂誠無礙，學那些，腐氣儒生卻為何？

咳！芝田呀！芝田呀！

雖然守義算多情，轉覺得，迂腐愚癡太可憎。終日逼生和逼死，逼得我，今朝務欲現原身。

啊唷，真真可恨！我是你一個老師，怎麼嫁得你來？

清如冰玉重如山，怎與汝，倚翠偎紅一枕歡？大約前緣無此分，何可的，幾番抵死與吾纏？

咳！況且我又非躲在閨中，未嘗睹面的。

不時相晤與相知，這一副，眉目容顏也見之。有甚麼，看不厭來觀不足？似這等，千般欽慕萬般思。無非是，虛懷受業為門下；無非是，大禮巍然重老師。除此亦無拘謹處，我也曾，相攜笑語在當時。何須必欲成花燭，望甚麼，燕婉私情我不知。若然他日偕伉儷，也教你，玉紅春酒飲三卮。今朝如此椰揄我，日後亦，依樣葫蘆一報之！

咳！說是這等說，還不知朝來是生是死。